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柔 石
洪灵菲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069

069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69, 柔石、洪灵菲卷/徐俊西主编;张业松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586-8

I. ①海… II. ①徐…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7489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乔 亮 杨 阳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69

柔 石 洪灵菲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张业松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cl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cl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5 字数 296,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86-8/I·2740 定价: 41.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柔 石

小说

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	3
三姊妹	19
二月	68
为奴隶的母亲	188

散文

一个伟大的印象	209
还乡记	217

洪灵菲

流亡	231
----------	-----

在洪流中	362
气力的出卖者（一封信）	372
编后记	38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383

柔 石



小说

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

一

谁都有“过去”的，他却没有“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了，他的父亲在什么时候离开他而永不再见的，并且，他昨天做些什么事，也仅在昨天做的时候知道，今天已经知道了。“将来”呢，也一样，他也没有“将来”。虽则时间会自然而然地绕到他身边来的，可是“明日”这一个观念，在他竟似乎非常辽远，简直和我们想到“来世”一样，一样的缥缈，一样的空虚，一样的靠不住。但他却仿佛有一个“现在”，这个“现在”是恍恍惚惚的，若有若无的，在他眼前整齐的板滞的布置着，同时又紧急地在他背后催促着，他终究也因为肚子要饿了，又要酒喝，又要烟抽，不能不认真一些将这个“现在”捉住。但他所捉住的却还是“现在”的一个假面，真正的“现在”的脸孔，他还是永远捉不住的。

他有时仰头望望天，天老是灰色的非常大的一块，重沉沉地压在他的头顶之上，地，这是从来不会移动过的冷硬的僵物，高高低低地排列在他的脚下。白昼是白色的，到夜便变成黑色了；他也不问谁使这日与夜一白一黑的。他也好像从没有见过一次红艳的太阳，清秀的月亮，或繁多的星光，——不是没有见，是他没有留心去看过，所以一切便冷淡淡的无关地在他眼前跑过去了。下雨在他

是一回恨事，一下雨，雨打湿他的衣服，他就开口骂了。但下过三天以后，他又会忘记了晴天是怎样一回事，好像雨是天天要下的，在他一生，也并不稀奇。

此外对于人，他也有一个小小的疑团，——就是所谓“人”者，他只看见他们的死，一个一个放下棺，又一个一个抬去葬了，这都是他天天亲手做着的工作，但他并没有看见人稀少下去。有时走到市场或戏场，反有无数的人，而且都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在他的身边挨来挨去，有时竟挨得他满身是汗。于是他就想，“为什么？我好像葬过多少人在坟山上了，现在竟一齐会爬起来么？”一时他又清楚地转念，“死的是另一批，这一批要待明年才死呢！”这所谓明年，在他还是没有意义的。

二

他是N镇里的泥水匠，但他是从不会筑墙和盖瓦，就是掘黄泥与挑石子，他也做的笨极了。他只有一件事做的最出色——就是将死人放入棺中，放的极灵巧，极妥帖，不白费一分钟的功夫。有时，尸是患毒病死的，或死的又不凑巧，偏在炎热的夏天，所以不到三天，人就不敢近它了。而他却毫不怕臭，反似亲爱的朋友一般，将它的僵硬的手放在他自己的肩上，头——永远睡去的人的——斜偎在他的臂膀上，他一手给它枕着，一手轻轻地托住它的腰或臀部，恰似小女孩抱洋囡囡一样，于是慢慢地仔细地，惟恐触着它的身体就要醒回来似的，放入棺里，使这安眠的人，非常舒适地安眠着。这样，他的生活却很优渥地维持着了，大概有十数年。

他有一副古铜色的脸；眼是八字式，眼睑非常浮肿，所以目光倒是时常瞧住地面，不轻易抬起头来向人家看一看；除了三四位同伴以外，也并不和人打招呼；人见他也怕。有时他经过街巷，低下头，吸着烟，神气倒非常像一位哲学家，沉思着生死问题。讲话很简单，发了三四字音以后，假如你不懂，他就不对你说了。

他的人所共知的名字是“人鬼”，从小同伴们骂他“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于是缀成一个了。他还有母亲，是一位讨厌的、多嘴的、欺骗人的老妇人，她有时向他的同伴们说，“不要叫错，他不是人鬼，是仁贵，仁义礼智的仁，荣华富贵的贵。”可是谁听她呢？“仁贵人鬼，横直不是一样，况且名字也要同人的身样相恰合的。”有时不过冷笑的这样答她两句罢了。

三

但人鬼却来了一个运命上的宣传，在这空气从不起波浪的 N 镇内，好像红色的反光照到他的脸上来了。说他有一天日中，同伴们回去以后，命他独自守望着某园地的墙基，而他却在园地的一角，掘到了整批的银子。还说他当时将银子裹在破衣服内，衣服是从身上脱下来的，上身赤膊，经过园地主人的门，向主人似说他肚子痛而听不清楚的话，他就不守望，急忙回家去了。

这半月来，人鬼的行径动作，是很有几分可以启人疑惑的！第一，他身上向来穿着的那套发光的蓝布衫裤脱掉了，换上了新的青夹袄裤。第二，以前他不过每次吸一盅鸦片，现在却一连会吸到三盅，而且俨然卧在鸦片店向大众吸。第三，他本来到酒摊喝酒，将钱放在桌上，话一句不说，任凭店主给他，他几口吞了就走；而现在却像煞有介事的坐起来，发命令了，“酒，最好的，一斤，两斤，三斤！”总之，不能不因他的变异，令人加上几分相信的色彩了。

有时傍晚，他走过小巷，妇人们迎面问他：

“人鬼，你到底掘到多少银子？”

而人鬼却只是“某某”的答。意思似乎是有，又似乎没有，皱一皱他的黑脸。妇人或者再追问一句：

“告诉我不要紧，究竟有多少？”

而他还是“某某”的走过去了。

妇人们也疑心他没有钱。“为什么一句不肯吐露呢？呆子不

会这样聪明罢？”一位妇人这样说的时候，另一位妇人却那样说道：“当然是他那位毒老太婆吩咐他不要说的。”于是疑窦便无从再启，纷传人鬼掘到银子，后来又在银子上加上“整批的”形容词，再由银子转到金子，互相说：“还有金子杂在银子的里面呢！”

四

人鬼的母亲却利用这个甜上别人的心头的谣言了。她请了这X镇有名的一位媒婆来，向她说：

“仁贵已经有了三十多岁了，他还没有妻呢。人家说他是呆子，其实他的聪明是藏在肚子里的。这从他的赚钱可以知道，他每月真有不少的收入呵！现在再不能缓了。我想你也有好的人么？姑娘大概是没有人肯配我们的，最好是年青的寡妇。”

“但人鬼要变作一镇的财主了，谁不愿嫁给他呀！”媒婆如此回答。

事情也实在顺利，不到一月，这个因缘就成功了。——一位二十二岁的寡妇，静默的中等女人，来做人鬼的妻了。

她也有几分乐意，以为从此可以不必再愁衣食；过去的垃圾堆里的死老鼠一般被弃着的运命，总可告一段落了。少小的时候呢，她的运命也不能说怎么坏，父亲是县署里的书记，会兼做诉状的，倒可以每月收入几十元钱。母亲是绵羊一般柔顺的人，爱她更似爱她自己的舌头一样。她母亲总将兴化桂圆的汤给她父亲喝，而将肉给她吃的。可是十二岁的一年，父亲症病死了，母亲接着也胃病死了！一文遗产也没有，她不得不给一份农家做养媳去。养媳，这真是包藏着难以言语形容的人生最苦痛的名词，她就在这名词中度过了七年的地狱生活。一到十九岁，她结婚，丈夫比她小四岁，完全是一个孩子气的小农夫。但到了二十一岁，还算爱她的小丈夫，又不幸夭折了。于是她日夜被她的婆婆手打，脚踢，口骂，说他是被她弄死的。她饿着肚子拭她的眼泪，又挨过了一年。到这

时总算又落在人鬼的身上了。——运命对她是全和黄沙在风中一样，任意吹卷的。

当第二次结婚的一夜，她也疑心：“既有了钱，为什么对亲戚邻里一桌酒也不办呢？”只有两枚铜子的一对小烛，点在灶司爷的前面，实在比她第一次的结婚还不如了！虽则女人的第二次结婚，已不是结婚，好像破皮鞋修补似的，算不得什么。而她这时总感到清冷冷，哪里有像转换她的生机的样子呢？后来，人鬼的母亲递给她一件青花布衫的时候，她心里倒也就微笑地将它穿上了。接着，她恭听这位新的婆婆切实地教训了一顿——

“现在你是我的媳妇了，你却要好好地做人。仁贵呢，实在是一个老实的又听话的，人家说他呆子是欺侮他的话，他的肚子里是有计划的。而且我费了足百的钱讨了你，全是为生孩子传后，仁贵哪有不知道的事呢？你要顺从他，你将来自然有福！”

她将话仔细思量了。

第三夜，她舂好了米，走到房里——房内全是破的：破壁，破桌，破地板，——人鬼已经睡在一张破床上面了。她立在桌边，脸背着黝黯的灯光，沉思了一息：“运命”，“金钱”，“丈夫”。她想过这三件事，这三件事的金色与黑脸，和女人的紧结的关系。她不知道，显示在她的前途的，究竟是哪一种。她也不能决定，即眼前所施展着的，已是怎样！她感到非常的酸心，在酸心里生了一种推究的理论——假如真有金钱，那丈夫随他怎样呆总还是丈夫，假如没有金钱，那非看看他呆的程度怎样不可了。于是她向这位“死尸的朋友”，三天还没有对她讲过一句话的丈夫走近，走近他的床边，怯怯地。但她一见他的脸，心就吓的碎了！这是人么？这是她的丈夫么？开着他的眼，露着他的牙齿，狰狞的，凶狠的，鼾声又如猪一样，简直是恶鬼睡在床上。她满身发抖了，这样地过了一息，一边流过了眼泪，终于因为运命之类的三个谜非要她猜破不可，便不得不鼓起一点勇气，用她女性的手去推一推恶鬼的脸孔。可是恶鬼立刻醒了，一看，她是勉强微笑的，他却大声高叫起来，直伸着

身子。

“妈！妈！妈！这个！这个！弄我……”

她简直惊退不及，伏在床上哭了。隔壁这位毒老太婆却从壁缝中送过声音来，恶狠而冷嘲的：

“媳妇呀，你也慢慢的。他从来没近过女人，你不可太糟蹋他。我也知道你已守了一年的寡，不过你也该有方法！”

毒老太婆还在噜苏；因为她自己哭的太厉害，倒没有听清楚。但她却又非使她听见不可一样，狠声说：

“哭什么，夜里的哭声是造孽的！你自己不好，哭哪一个？”

五

一个月过去了。

人鬼总是每夜九点十点钟回来，带着一身的酒糟气，横冲直撞地踏进门，一句话也没有，老树被风吹倒一般跌在那张破床上，四肢伸的挺直，立刻死一般睡去了。睡后就有一种吓死人的呓语；归纳起意思来，总是“死尸”，“臭”，“鬼”，“少给了钱”这一类话。她只好蜷伏在床沿边，不敢触动他的身体，惟恐他又叫喊起来。她清清楚楚地在想，——想到七八岁时，身穿花布衫，横卧在她母亲怀里的滋味。忽而又想，银子一定是没有的，就有也已经用完了，再不会落到她的手中了。她想她运命的苦汁，她还是不吃这苦汁好！于是眼泪又涌出来了。但她是不能哭的，一哭，便又会触发老妇人的恶骂。她用破布来揩了她自己的酸泪，有时竟辗转到半夜，决计截断她的思想，好似这样的思想比身受还要苦痛，她倒愿意明天去身受，不愿夜半的回忆了。于是才模模糊糊地疲倦的睡去。

睡了几时，人鬼却或者也会醒来的，用脚向她的胸，腹，腿上乱踢。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人鬼自己不知道，她也怕使人鬼知道，她假寐着一动也不动。于是人鬼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话，又睡去了。

天一亮，她仍旧很早的起来，开始她破抹布桌布一般的生活。她